

红婴果丛书

子弹穿过苹果

林白

河北教育出版社

有许多飞翔的形式。

做梦，超越道德，高速行驶，
艺术创造等等。

写作亦是一种飞翔，它将人
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进入
另一个空间。当我们安坐桌前，
有一种气流从我们的头部直抵
脚下，它们堆积如云，使我们
得以提升，这样我们就不是在
空中了。

子弹穿过苹果

林 白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红罍粟丛书
子弹穿过苹果
林 白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25 印张 210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12.80 元

ISBN 7 -5434 -2345 -6/I • 192

“红墨栗丛书”序

王 蒙

女性似乎与文学有天生的缘分。老一代的作家如冰心、庐隐、丁玲以及张爱玲等不说，就是在教条主义比较厉害，搞文艺比较困难的那些年，女作家如菡子、刘真、茹志鹃等的作品还是比同时的男作家的作品可读性强一些。她们的感情、触角还是要细一些也敏锐一些。她们的人情味相对来说要浓一些。她们的作品的个人性、个人特点相对来说要突出一些。她们的假、大、空相对来说要少一些调子低一些。还有那个年代的动不动致文学与作家于死地的姚文元式的棍子；以及在文坛上钻营投机蝇营狗苟的混混，其中女性可以说是比例小得多。

2 “红墨果丛书”序

女人心软，心细，感情化，神经质，与男性比较，不那么社会化与政治化，所有这些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缺点”的东西，也许对于搞文学是优点，至少有成为优点的可能。

于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张洁、湛容、叶文玲、陈祖芬、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残雪、方方、池莉、赵玫、黄蓓佳、范小青、陈染、毕淑敏、陆星儿、王小鹰、王晓玉、胡辛、边玲玲、迟子建、徐坤、徐小斌、蒋子丹、张欣、林白，包括昙花一现的徐乃建、刘树华等；一大批不同年龄与风格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兴趣与海内外学人的注目。我曾经半玩笑地建议另外成立一个女作家协会，免得与吾辈须眉们搀和在一起，吾辈又写不过她们，给人以文学圈子与体育战线一样，都是“阴盛阳衰”的印象。

有一些女作家善于写社会性的题材，善于客观观察与描写、叙述、解剖，在她们的作品中深藏着创作主体，也许你乍一看看不出她们的作品的性别特点。这也是本事。对于她们来说女作家也是作家，就是作家，用不着特别强调那个“女”字。当然，从她们的作品中，仍然可以感到她们选材相对的比较单纯，她们抒写人物的心理特别是女性人物的心理

比较细腻。

有一些女作家虽然也是在解剖分析，但是她们更喜欢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中尽情发挥自己的女性的眼光与心得，津津乐道地以一种女性的方式娓娓谈心，絮叨而又亲切自然，天真而又独具慧眼，自说自叹自笑自足。她们愈来愈老练地扮演着一个天选的聪明但是不失温雅善意的女性叙述者的角色。

更多的女作家在选材上艺术处理上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女性的优势与特色。她们明确地承认自己是女人，宣告自己是女人，有自己的特殊的问题与感受。她们有许多话要说。她们描绘了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她们传达了微妙灵动的女性心理，她们激荡着热烈执著的女性爱怨情仇。她们常常比男作家更加大胆地坦露胸臆，揭露伪善，表达苦闷，呼唤知音；她们也以常常比男作家更加尖锐泼辣的调子抨击男权中心的文化与秩序的对于妇女的极端不公正。读她们的作品你会感到她们有时坦率得近乎愚傻，热烈得近乎爆炸，忧郁得近乎自戕，勇敢得近乎以身试陈法陋习。她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以一种神经质的乃至歇斯底里的感受与路径来宣泄她们的忿懑与痛苦。她们在艺术上相对更加重视感觉直觉，不拘一格。她们可能缺少思辩的爱好却更

加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她们的表现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安。她们会受到各色的误解乃至新一代的“四铭先生”、“高老夫子”们的污辱诽谤。然而，她们对于新时期的文学空间的开拓的贡献是无法比拟的。现在毕竟不是阮玲玉被“舆论”逼死的时代了。她们还是非常幸福的。读者应该感谢她们，作为同行，我也深深地感谢着她们。

值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这一女作家作品系列，侧重于年轻与新秀女作家：这个点子很好。我支持他们的工作，并被拉去忝列什么主编，其实没有做什么工作。由于时间仓促，谁入选了谁没有入选，既有偶然因素也有技术原因。它只是全国数百家出版社中的一家出版社的一个匆匆编成的丛书，只是一家之编，与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差不多，未必有足够的代表性，更谈不上二十四K的权威性。作品可以百花齐放，选本至少也可以十花齐放。“红罂粟”聊备一格，但愿抛砖引玉，引出编选得更好的白牡丹、金菊花、松、竹、梅系列来。幸勿责全责备，作者幸甚，读者幸甚，出版者幸甚。

一九九五年一月

目 录

1	回廊之椅
40	瓶中之水
87	飘 散
133	长久以来记忆中的一个人
137	晚安，舅舅
171	亚热带公园
208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247	往事隐现
265	随风闪烁
283	玫瑰过道
301	安魂沙街
311	子弹穿过苹果
351	跋

回廊之椅

我看到过一张朱凉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一张全身坐像，黑白两色，明暗分明，立体感强。照片中的女人穿着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的开衩至腿的旗袍，腰身婀娜，面容明艳。这明艳像一束永恒的光，自顶至踵笼罩着朱凉的青春岁月，她光彩照人地坐在她的照片中，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向我凝视。

这张四寸的照片被放在一个象骨相框里，相框的风格简洁明快，与照片相得益彰，只是相片已经黄旧，而相框还很新，房间的主人说：这（相框）不是她的东西。

她的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怀旧和眷恋之意，就像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怀念他年轻时代铭心刻骨的爱情，这爱情是如此美好又如此富于悲剧性，使人至死不忘。

这是一个叫水磨的地方，六十年代曾经出过一位非凡的美人，她的倩影被印在大大小小的图片上，成为万众珍藏的偶像。这位美人主演过两部美丽的电影，得到总理接见，出访过一个文明古国，极尽绚丽与辉煌。后来美人遭

2 子弹穿过苹果

受劫难含辱身亡，成为一个悲剧常年飘荡在水磨。

在水磨，五十岁以上曾经目睹过朱凉芳容的人无不认为，朱凉的美艳在那位女演员之上，朱凉是十个手指，那女演员只是一个手指。这是一个人的原话，说这话的人就是阁楼上的女人，这个形容肯定是言过其实了。

水磨与我的家乡在同一纬度上，在地图上看都靠近二十三度的那根线，所不同的是，我家乡的河水清澈见底，而水磨，它的河水永远被深红色的泥水所充满，它的河激情澎湃直抵越南，它的河就是湄公河。

这是一条我从小就深感诱惑的河，河边的高岸就是水磨，我作为一个过路人到达了那里。

我到达水磨的季节是秋季，确切地说，是十月二十三日。我对时间的感觉本来十分含糊，但我从二十岁起敦促自己每天记日记，把去过的地方和见过的人记录下来，这样，我二十岁以后所经历的事就不完全是模棱两可的记忆，它们之中某些物质的边缘被凝固成文字，蛰伏在我的本子里。

十月二十三日中午细雨蒙蒙，天色像黄昏，气温像深秋，我穿着一件毛背心还冷得发抖，我想我除了在此停留到气温回升别无他法。我贴着最接近大路的低矮房屋走向水磨的深处，在房屋与房屋之间的空隙中，我不时听见河水急速流动的喧哗声，我忍不住好奇地穿过两房之间的窄道，看到河中央耸立着几块巨大的红色石头，浑浊的红水从巨石上撞击而过，在对岸的山腰上方聚集，而在我的右

首，一棵木瓜树高而直，颈脖上大大小小几十只木瓜层层绕伍，凛然不可侵犯地在细雨中闪耀着青色的光泽。

这使我心有所动。

水磨有一种奇怪的菜叫四棱豆，质地像我家乡的杨桃，只是截面不是五角而是四角形，大小长短像一根略长的手指。我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这奇怪的四棱豆炒酸菜，味道极好，吃得兴犹未尽，出了饭馆的门就东张西望，这样我就看到了那所庞大的宅园。

章孟达建于四十年代的宅园即使到了九十年代，也仍然称得上雍容大方、气度不凡、品格典雅。我站在大天井里向四面的楼台仰望，朱红色的楼廊三层四叠，有一种幽深、干净、拒人千里的感觉。我十分奇怪这里怎么会空无一人，虽然天色昏暗，但实际上才下午三四点，进门时我仿佛看到一块什么盐矿办公室的牌子，我想这里也许会有值班的人。

我从多个楼梯口中的一个往上走，我的脚踏在坚硬的楼梯板上，发出很轻却异样的声音。楼梯的靠墙的一面有一些木门，我猜想这是一条幽深隐秘、机关暗伏的地道的进口。我走上二楼，沿着环廊走了一圈，每个房间都上了锁，四周空无一人，这种确认使我顷刻感到四周异样的寂静。这种寂静是物质，就像四堵灰色的墙，既厚又冰冷，不透风。

独自一个人，一个年轻女人置身于一座空无一人的大宅园，如果这只是一个电影镜头，出现在人头攒动的放映

4 子弹穿过苹果

场里，也足以让我紧张得屏息凝神。当时我站在章宅空无一人的二楼回廊上，心跳加快，手心出汗，无边的寂静笼罩着我，使我魂飞魄散。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所宅园里肯定有人，正因为觉得有人才感到害怕，我想那人也许正在某个隐秘的窗口窥视我。有人窥视这个想象刺激着我继续往上走。

我往三楼走，一步都不敢停，因为一停下来就再也没有勇气、也没有力气走了，我已经被自己的想象吓得全身发软。

我走上三楼，一眼就看到了那只放在廊椅上的茶杯。

廊椅与楼廊的栏杆连在一起，栏杆就是椅子的靠背，这种廊椅我是第一次看见，它那种不可移动、一背两用、外形怪异、违反常规的特性我是后来才领悟到的。我首先看到那只青瓷茶杯孤零零地在暗红色的廊椅上，一只杯盖斜盖着，我闪电般地想到这里有人！与此同时我控制不住惊恐尖叫了一声，我的声音在曲折的楼廊上乱撞一气，然后迅速消失在这机关暗伏的宅楼里。寂静重新虎视眈眈。我在三楼飞快地走了一圈，边走边喊：这里有人吗？我打算用自己的声音来壮胆，结果我听见这声音像一个患了哮喘症的老女人的声音，这使我越发胆颤心惊。

三楼还是没有人。

没有人但是有一只茶杯放在廊椅上。我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着往四楼走。

四楼很奇怪地笼罩在一片温和的薄光中，楼底的阴冷

诡秘奇怪地消失了，这使我安静下来，我想到今天可能是星期天（事实上确实就是星期天），而星期天是一个平凡的字眼，它像一个熟人迎面向我走来，使我感到某种安全。

我打算绕廊一周，但我突然看见靠近对面楼廊的一个房间毫不掩饰地敞着门。

我问她姓什么？她后来告诉我，她叫七叶。

七叶生下来就被送了人，她在十四岁到章家当使女之前一直未能打听到她亲生父母的姓名地址。七叶十四岁那年，养父带她到水磨镇卖糠，顺便让她在墟市上卖掉十五个鸡蛋。

七叶卖掉鸡蛋就去糠行找养父，有人告诉她，养父刚卖完糠就被人硬拉去赌钱了，七叶就在糠行老老实实地等养父来叫她回家。

正好这天章家三太太朱凉的使女闯了祸，将朱凉的一条真丝手帕放在手笼上烤穿了一个大洞，朱凉闻到焦味赶到时使女正张着嘴呼呼大睡，这使朱凉对使女的厌恶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朱凉不止一次对老爷章孟达说这使女长得像猫。

朱凉坚决要换掉猫脸使女。

她带着管家在大街上乱找，眼睛专盯着十四五岁的女孩。她怀着找到一个好女孩的心愿穿过了鸡行、猪行、菜行、米行，最后在糠行停住了脚步。

就这样七叶在脚步纷纷、糠屑飞扬的糠行上迎来了她

生命中的一个新纪元。她蹲在靠近屋檐的墙柱下，她看见一条黑色的裙子（那时候朱凉还未开始她的旗袍时代）从许多沾着泥、赤着脚的腿的缝隙中移动着。这裙子有一种说不出的洁净与高贵，柔软地散发着隐隐的光，在糠行的青石板上极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七叶紧紧盯着它，生怕它一眨眼就消失在飞扬的糠屑中。

裙子慢慢移动，七叶看到了它的脚，它的鞋，当时高跟鞋皮鞋已经在大中城市流行多年，七叶由于环境局限，却是第一次看到。这裙子和鞋在七叶的面前停了下来，七叶抬起头，看到一张美丽女人的脸正在向她迫近。

七叶被朱凉的眼睛一把抓住，她瞪着眼，看到自己被从那个糠尘飞扬的下午提出来，一下放进那幢高踞河岸的红楼之中。她后来在红楼的记忆吞没了这个下午之前的所有岁月，她跟在朱凉身后，一步一步，轻盈如飞。

在后来的日子里，章孟达密谋反革命暴动，阴谋败露，从共产党的高参一变而为阶下囚，审讯科长厉声问道：章孟达，你知不知罪？

章孟达：我有何罪？

陈农：十一月五日的暴动，是不是你策划的？

章孟达：什么暴动？

陈农：你不要明知故问。

章孟达：陈科长，在水磨地区，我作为开明人士，带头拥护共产党。我为贵政府做的事情，是有目共睹的，半

年来我与政府竭诚合作，你也是我家的座上客，请不要对我有什么怀疑。

陈农：章孟达！你现在已经不是我政府的参议员了。你从策划暴动的那天起，就是我们的敌人，是水磨人民的罪人。

章孟达：陈科长，如果我的确策划了暴动，我愿承担责任。

审讯暂时结束，章孟达被送回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关起来，这是一间曾经做过粮仓的屋子，充满了谷物呛鼻的气味。陈农的宿舍兼办公室就在隔壁。

陈农在陈年谷物的气味中用开水泡剩饭吃，他从窗口看到章家的七叶提着一个木饭盒走进来。七叶清秀、苗条，在任何环境中看上去都给人一种清爽之感。从前陈农常常进出章孟达家，每次都是七叶倒茶，有一次客厅里没有别人，陈农对七叶说，七叶你出来参加工作算了。陈农每看到有不错的女孩总忍不住要这样说。七叶却说，三太太对我好，我哪里也不去。七叶的眼睛又大又清，她看了陈农一眼就走了。陈农望着七叶的腰和屁股，既惋惜又失望。

七叶给章孟达送饭要经过陈农的窗口，七叶经过了窗口又折回，携带着浓郁的米饭香和煎鱼香站在陈农的门口。陈农一面吸着饭菜的香味一面控制着自己，他咽下了一口自己的剩饭，看到七叶还垂着眼睛站在门口，陈农说：七叶，你进来呀！

七叶看着地上说：我不进，我给老爷送饭。

陈农望望饭盒说：我知道。

七叶又说：陈科长，你给开开门吧。

陈农说：你不进来，我怎么开门？

七叶仍不动。陈农说：章孟达现在是策划反革命暴动的头子了，你送的饭，是要检查的。

陈农拿自己吃饭的筷子在木饭盒里翻动，金黄色的煎鱼和碧绿的青菜以一百倍的浓香围绕着陈农，它们肥硕油光，婀娜多姿，咄咄逼人，陈农情不自禁地说道：好香的菜啊！

七叶不做声，她面无表情地看着陈农用他那双洗得不干净的筷子把一条煎得好好的鱼捣了个七零八落。陈农边捣边说：我要看仔细，这鱼里面藏没藏字条什么的。

七叶看看陈农，说：陈科长，这菜，你吃一点吧。

陈农的筷子停在煎鱼上，他侧着脸，似乎等七叶再说一次，七叶没再说，陈农悻悻地敲了敲筷子，说：你，送过去吧！

到了下午，陈农又开始提审，章孟达吃了一顿好饭，又养了一会神，气色很好，面目从容，他自信地坐在审讯室里，目光平视，神情坦荡。

章孟达曾经对所有他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夸口说，他章孟达是整个水磨地区第一个读马克思的书、第一个宣传共产主义学说的人。他建于一九四七年的四层大宅楼，正厅的门口就刻着这样一副对联：

人人有饭吃

个个有衣穿

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路过水磨，还能在正厅的门口看到依稀可辨的刻痕。它们被刻在坚硬的木柱上，经历了天翻地覆改朝换代，被一层又一层的涂料所涂抹，而未曾消失。

章孟达的确如他所说读过马列的书，他念完高中就回家继承祖业，千顷良田和一个中小型盐矿使他成为水磨邻近几个县首屈一指的富豪。他日进千金，气冲牛斗，玩遍一切时髦的东西，他托人从上海弄来一辆九成新的轿车，买来手摇电话，买来全套餐具茶具，又按照最新最时髦的式样定做了茶几沙发各式家具，在四十二岁那年娶了县城有名的才女加美人朱凉当第三房姨太太，一切都是最好的。这时章孟达的弟弟章希达从省城的大学毕业回来，学到了许多崭新的名词，每次说话，嘴里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眼里是不把这个在家的土老财放在眼里的。

希达每天穿着干净雪白的衬衣西裤，手捧一卷精装横排书，从二楼的回廊踱到三楼的回廊。三楼回廊的廊椅上，三姨太朱凉正独自倚栏，一袭长裙，一双素手，一杯上好的普洱茶，一本中式线装书（唐诗？宋词？抑或是《红楼梦》？李清照？薛涛？抑或是朱淑贞？）一双秋水满盈的眸子，目光里似怨似嗔，若虚若实。希达弄不清她到底是在看书还是没在看，他站在三楼回廊的另一头，隔着对角线的距离不远不近地欣赏她。

章孟达说：二弟，你不就是个大学生吗，没什么了不起，马克思的书，看了要杀头的，谅你也没这么大胆。章